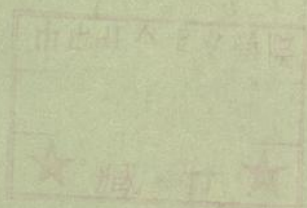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



商务印书馆

B516.36



200024188

5880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 卷

[德]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著

荣震华 李金山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ЛЮДВИГ
ФЕЙЕРБАХ**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I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出版，现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重印，译者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作了修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 卷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著

荣震华 李金山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4年1月新1版	开本 350×1168 1/32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81千
印数 13,500册	印张 19 3/4 插页 5
统一书号：2017·270	定价：(精装) 3.05元

出版說明

本書分上下兩卷，文章的編排完全依照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Людвиг Фейербах,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譯文除找到德文原本的依原本翻譯以外，其餘均從俄文版轉譯。在上卷中，《黑格爾哲學批判》和《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是據柏林建設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Ludwig Feuerbach,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Aufbau-Verlag, Berlin 1955）一書譯出，《未來哲學原理》、《反對身體和靈魂、肉體和精神的二元論》、《說明我的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片斷》和《對〈哲學原理〉的批評意見》是據W. Bolin和F. Jodl所編《費爾巴哈全集》（Ludwig Feuerbachs Sämtliche Werke, Frommanns Verlag, Stuttgart, 1904）第2卷譯出；《從人本學觀點論不死問題》是據上述德文《全集》第1卷譯出（此篇德文《全集》版原有《注釋和引証》一章，系對《批判通常對不死觀念，特別是民間的和古代的不死觀念之解釋》一章的注釋，茲為便於閱讀，仍照俄文版將各該注釋分別排在有關正文之下作為邊注，注號用中文注碼注出，注末不署“著者”字樣，以示區別）。



目 录

路德維希·费尔巴哈（葛利高利揚著）	1
黑格尔哲学批判	45
論“哲学的开端”	85
改革哲学的必要性	94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	101
未来哲学原理	120
謝林先生	187
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論	193
說明我的哲学思想發展过程的片断	220
对《哲学原理》的批評意見	251
从人本学观点論不死問題	256
一般的不死信仰	256
不死信仰之主觀必然性	273
批判的不死信仰	291
唯理主义的或非信仰的不死信仰	305
关于我的《論死与不死》	344
批判通常对不死觀念，特别是民間的和古代的不死觀念之解釋	367
备考和例証	394
引自李希登堡	408
論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	410
序言	410

I	在自然的必然性領域中的意志	412
II	在時間領域中的意志	419
III	意志同追求幸福的願望的統一	425
IV	道德學說的原則	431
V	必然性的差別	438
VI	必然性和責任	441
VII	个人主义或机体	458
VIII	德国唯物主义的宗教根源	469
IX	医学系与哲学系的爭論	472
X	唯灵主义的本質	480
XI	关于上帝的學說与关于灵魂的學說的統一	484
XII	笛卡兒和萊布尼茲关于上帝的學說和关于灵魂的學說 的統一	490
XIII	所謂同一哲学的唯灵主义，或对黑格尔心理学的批判	499
XIV	“灵魂主宰肉体”	516
XV	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522
幸福論		535
I	意志和追求的不可分离性	535
II	自杀与追求幸福之間的表面上的矛盾	539
III	头与无头 (Kopflösigkeit) 的區別	543
IV	佛教与追求幸福的協調性	546
V	在追求幸福中的一些通常的矛盾	551
VI	自然界的禍害和時間	556
VII	道德的幸福追求	559
VIII	幸福与利己主义的本質差別	564
IX	追求幸福和对于他人的义务	571
X	良心与追求幸福的一致性	580
XI	德行和对于幸福的追求	588
法和国家		595
注釋		601
人名索引		618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出现于哲学舞台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末期。对于这位思想家的祖国——德国来说，这是革命前夕的时期。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和国内的四分五裂有力地阻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德国的资产阶级，正如当时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一样，对于解放封建制度内部所产生的新生产力和消除束缚国家进步的封建农奴制枷锁是很关心的。

在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派的活跃现象也在德国出现了。在一个约有三万人参加的汉堡大会(1832 年)上，一部分先进的德国资产阶级第一次表述了自己对建立共和国立宪制度和统一全国的政治要求。

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作了若干让步。1834 年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随着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增长了。

但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在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实际斗争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革命性和彻底性。它倾向于妥协、改良，倾向于和平地和逐渐地夺取国内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对自己有利的阵地；它害怕四邻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德国境内工人运动的觉醒。马克思曾经对德国资产阶级的特征作了中肯的描绘，说它胆小如鼠和老朽不堪，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自己”，没有主动精神，象 1848 年革命所证明的那样，最后甘心走向叛变。

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企图竭力阻碍先进思想在国内的传

播。这方面的事实是：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聘请谢林担任柏林大学哲学讲座的领导者，其目的在于“调和”信仰和知识、基督教和科学、天启和理性间的分歧。谢林详尽地高谈神学的各种问题的哲理，结果自然没有得到官方集团所期待的胜利，而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尽管德国资产阶级胆小如鼠和犹豫不决，但有时也不反对以自己的哲学家为代表来严厉地批判贵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由于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当时占居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学派便解体了：其中一部分形成所谓老年黑格尔派——欣利赫斯、哈布列尔等人，这一派利用黑格尔哲学的反动体系以达到公开保卫封建王朝和教会的目的；另一派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他们批评了封建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基督教。阶级斗争的直接领域——政治，是一个危险的领域。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的道路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因此，反对封建世界的斗争就采取了反对这个世界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斗争形式。

但是，各种哲学流派间的斗争——包括少年黑格尔派个别代表（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间的斗争——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界限。

恩格斯写道，只有费尔巴哈宣布了唯物主义的胜利。费尔巴哈用论证真正簇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严肃的和有步骤的工作来对抗青年黑格尔派的傲慢喧嚣和似乎他们要发现某种前所未闻的“真理”之空洞奢望。

费尔巴哈超过青年黑格尔派而走向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在于费尔巴哈是关心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启蒙教育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德国资产阶级中最为激进的集团的代表。诚然，费尔巴哈主要是在理论上，而主要又是在哲学领域中为自己阶级的理想进行斗争的。但从这里不应当作出结论说，似乎政治和实

践中直接而且迫切的问题完全不使他发生兴趣。不对，费尔巴哈不仅发生兴趣，而且自己还努力表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公民要求和政治要求。

费尔巴哈敌视“一切以专制君主的慈悲和专横为转移”^①的封建国家。他写道，王权起源于上帝的观点乃是最纯粹的胡说八道。人们建立国家；国家根据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而存在。费尔巴哈把权威无限的君主国宣布为“不道德的国家”。他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制。

大家知道，费尔巴哈没有参加建立这种制度的实际斗争，尽管参加这种斗争的可能性在当时是存在的。列宁曾指出：费尔巴哈不理解1848年的革命。但是费尔巴哈对于这个时期的事件的看法证明：他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高出一头。费尔巴哈尖锐地批评了法兰克福议会；这个议会的基本群众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组成的，这些人在对待封建专制制度的态度上采取了犹豫的和妥协的策略。费尔巴哈认为民主主义者应当向人民呼吁，并要求召开新议会。他写道：“当出身于人民而且怀着坚决的民主主义情绪或共和主义情绪的新人物还没有替代旧式的官僚、旧式的部长和官员以前，安宁就不会到来，稳定的政府就不会出现。假使说这跟灾难相联系，那就让它这样好了；没有灾难就不能使世界得到拯救。”^②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所周知，包括“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施特劳斯、卢格和其他人物在内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活动家都开了小差，跑到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他们在随即到来的反动年代中感到怡然自得。而费尔巴哈却完全两样。他写道：“欧洲是监狱。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上卷，第596页。

② 格留恩：《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德文版，第1卷，来比锡，1874年，第375页。

自由人和囚徒的差别纯粹是量的问题。因为欧洲只是空间略微大一点的监狱而已。至少我总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囚徒。”^①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指出，费尔巴哈对于“改良党”即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实际行动的“不彻底性”所作的批评是“公正的”，——当然他是不能赞同费尔巴哈在1848年革命事变中所采取的消极立场的^②。

然而，正如前面说过的，激进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费尔巴哈的主要活动范围不在政治。他在这方面的言论虽然也引起我们的兴趣，却不能决定他的活动的根本实质。费尔巴哈主要是在哲学中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但是他在理论方面的全部活动，旨在达到他想看见的那个在实践上和政治上所要实现的目的，即达到使人摆脱封建的规范和束缚的目的。费尔巴哈认为，人们只有摆脱了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迷信以后，才能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实现这个任务。当然，这是一种误解。但是无可怀疑，他那争取使人类思想摆脱唯心主义和宗教的热情斗争曾经促进了德国先进人物中当时尚属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思想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

* *
*
*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于1804年7月28日诞生在巴伐利亚的兰得休特城的一个先进的、具有反封建情绪的、当时著名而且很有教养的刑法学家的家庭里。费尔巴哈在当地中学受了最初的教育。1823年他进入海德堡大学，在那里，他研究了神学。第二年，由于对神学感到失望，他转到了柏林，在柏林大学听完了两年黑格

① 格留恩：《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德文版，第2卷，第10页。

② 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207页。

尔的课。但这时的费尔巴哈即已不满足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他开始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关于自己这一阶段的思想发展，他后来写道：“老实说，在柏林时我已经同思辨哲学告别了。我同黑格尔告别时大概是这样说的：我听了您两年的课，两年我把自己完全投身于研究您的哲学；现在呢，我体会到需要转向直接同思辨哲学对立的其他科学：转向自然科学。”但是，在大学毕业时，费尔巴哈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这可以从他献给黑格尔的学位论文《论统一的、普遍的和无限的理性》(1828年)看出来。

从1828年起，费尔巴哈就以爱尔兰根大学讲师的资格开始讲授哲学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程。虽然在讲授这些课程时费尔巴哈仍然是一个黑格尔的追随者，但那时他却竭力使逻辑学的阐述“不象黑格尔那样，把逻辑作为绝对的、最高的、最后的哲学”^①。在黑格尔看来，逻辑范畴是站在自然和历史之上而独立存在的。费尔巴哈则把逻辑学仅仅当作以认识的历史为基础的认识论来考察。

1830年匿名出版了费尔巴哈的著作《论死与不死》。但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谁是这篇在当时可算是大胆的著作的作者。这篇著作马上被没收了，而且还开始了对作者的迫害。费尔巴哈这篇著作的基本内容是和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的。这位哲学家否定了个人的不死。他证明：个别人物的生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因为人必有死。对天国生活的信仰其中包藏着巨大的祸害。因为这种信仰在人的心目中会贬低人的现实生活的价值。必须“使人类能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世和现在”^②。费尔巴哈证明，这样地集中于现实世界就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和事业”。宗教关于所谓天国生活的梦呓使人在其争取当前生活的斗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上卷，第227页。

② 同上。

争中解除武装。健康比教会所宣扬的不死具有更大的价值。“世界只对那可怜的人是可怜的；世界只对那空虚的人是空虚的。”^①健康的心灵能在人间找到人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当人们在人间过着痛苦和贫穷的生活时，用不着劝告他们去寻求另一种生活。从费尔巴哈的观点看来，所谓人的不死只应当了解为人的生命在人们记忆中的延续。与个人不死的基督教教义相反，费尔巴哈承认人类的不死、集体的不死。只有类的、普遍的、无所不包的理性，类的思维和类的意识才是永恒的、不死的、绝对的。

在这个时期，费尔巴哈基本上仍然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其反对基督教的斗争的。虽然在《论死与不死》中几度试图从实在的人类特性出发来解释宗教，但这些尝试终究很少改变这位哲学家的出发点的唯心主义性质。

《论死与不死》使得作者结束了他在官方的学院讲授哲学的生涯。费尔巴哈从大学里被辞退了。他想从德国任何一个大学中获得一席讲授之地的一切努力都遇到了来自官方的科学祭司们的反对。但费尔巴哈并没有中止自己的哲学研究。1833年他发表了《近代哲学史——从培根到斯宾诺莎》，随后发表了重要的专著《论莱布尼兹》（1837年）、《论比埃尔·培尔》（1838年）。在这些著作中，费尔巴哈仔细考察了使哲学摆脱神学影响而逐渐解放的途径。他认为科学和宗教的调和是近世哲学史的污点，是一种伪善的态度，必须坚决加以克服。

这些哲学史著作使费尔巴哈得到了某种声誉。应右派黑格尔主义者的杂志《柏林年鉴》（《Berliner Jahrbücher》）的约请，他写了评论黑格尔《哲学史》和什塔勒《法律哲学》的文章。费尔巴哈在对后一著作的批评中，严厉地批判了作者从基督教的原则中引伸出一切法律制度的观点。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上卷，第228页。

在题为《作家和人》(1834年)的幽默的哲学格言集中,费尔巴哈重新回到死和不死的问题。在否定个人不死的同时,这位哲学家坚持道德不死的思想。人达到不死是由于他创造永垂青史的事业;作家获得不死则由于自己著作的影响。

费尔巴哈深信自己完全不可能出现于官方学院的舞台(官方科学的保卫者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接近学生群众),遂于1837年迁居绍伦吉亚的一个不大的布鲁克堡村。在这远离德国文化中心的地方,他生活了二十五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但是哲学家这样离群索居并不是他跟当时卑鄙齷齪的德国现实妥协的结果。费尔巴哈不是政治斗士,他采取了特种形式的消极抗议的办法来反对统治德国的社会压迫。后来费尔巴哈谈到自己独居生活的原因时这样说过:“我决心同学院生涯永远告别并退隐乡村的时代,是如此阴郁和黑暗的时代。”社会生活已经毒化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只有放弃……一切公务……才能保持精神的自由和健康……甚至讲学(venia docendi)的许可”也“都必须用政治上的奴颜婢膝和宗教上的欺蒙诈骗作代价”才能达到。费尔巴哈继续说道,只是由于独居乡村,他才不仅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保存着独立的精神,而且外观上也避免了城市生活的抑郁沉闷、卑微的阴谋攻讦和造谣中伤。“凡是信仰别人所信仰的、教授和思想别人所教授和思想的人,……这种人……无须乎去过那退隐的生活;反之,那种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甚至已同整个信神的世界决裂……的人,却是有这个需要的。”^①这位哲学家就是这样地辩护了自己如此长期的独居生活。“我的一生的最美好的部分不是在讲坛上度过的,而是在乡村中度过的;不是在大学的教室中度过的,而是在自然界的庙堂中度过的;不是在沙龙和会客厅中度过的,而是在我的书斋的孤寂生活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05—506页。

中度过的。”^①

费尔巴哈长期的独居生活是使他落后于当代科学水平的原因之一。这一点，费尔巴哈本人也曾承认过。“人们说我没有写出很多应该写的东西，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为了写出那些本来应该写的东西，就得有很多应该有的东西。我却没有这个。”费尔巴哈在村居初期仍然同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接触，这从他创作成果的丰硕可以看出来了。自然成了他思考的对象。因为他要学会读诵和理解他的“伟大的书”，这本书用以充满他的心灵的是跟一切幻想的、臆造的、超自然的东西——这对唯心主义哲学乃是有特征意义的东西——相对立的崭新的思想和观念。

费尔巴哈力图从穷乡僻壤中积极参加国内的精神生活。实际上他很快就变成了青年黑格尔派机关杂志《哈勒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的积极撰稿人。在这个杂志上，费尔巴哈刊登了自己许多著作，并通过该杂志大大地影响了德国社会中的激进集团。卢格写信给费尔巴哈说道：“大家都对您这一年所发表的论文伸出了大拇指；都对我说，它们‘一定要使全部教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垮台’。”^②书报检查机关使尽一切手段不让费尔巴哈的著作出版。《论哲学和基督教》(1839年)和《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年)被查禁了，后一著作是在国外刊行的。

在布鲁克堡，费尔巴哈撰写了一篇评论多尔古特《唯心主义批判》一书的文章。在这本书里，多尔古特是以拥护生理学唯物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费尔巴哈批评多尔古特是因为他把思维同人脑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等同起来了。书评发表以后，费尔巴哈和多尔古特之间开始互相通讯。多尔古特在信中提出了许多唯物主义的原理，这些原理后来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得到了自己的反映。多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06—507页。

② 格留恩：《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德文版，第1卷，第351页。

尔古特的论断中应该归属于上述原理的是：真理必须在感觉中寻找；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自身；主体同时也就是客体，等等。

1839年应当看成是费尔巴哈创作中新的唯物主义的时期之开始。正是在这一年，他彻底地同黑格尔哲学决裂而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说道：“我最近的（1839年以后写的——作者）全部著作的主题，即作为思维之主体的人，而这以前我却曾经认为思维本身便是主体，我曾经一成不变地将思维本身看作是孤独自为的。”^①在《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年）这篇著作中，费尔巴哈第一次整个地，而且永远地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了。费尔巴哈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已经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胜利。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被译成许多种欧洲语言（第一部俄文译本是由雅科夫·哈尼科夫以笔名斐拉德尔弗·费奥马合夫译出；1861年在伦敦出版）；它在先进社会意识的发展中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费尔巴哈在这里坚决地宣布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承认自然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自然是人据以生长的基础，自然和人之外一无所有，以及宗教所捏造的神性实体只不过是人的实体的幻想的反映。恩格斯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②费尔巴哈的名字成了同愚昧、迷信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象征。

在《基督教的本质》之后，费尔巴哈发表了其他一系列著作：《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宗教的本质》（1845年）等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作了严整的叙述和论证。但1848年革命以后出版的费尔巴哈的著作对于读者已经没有象他初期的唯物主义著述那样深刻的影响了。例如1857年问世的《神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下卷，第857页。

^②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谱>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费尔巴哈的晚年非常贫困。他的妻子贝尔特·列夫在布鲁克堡开设的一家磁器厂也不得不关门大吉了。由于失掉了财产，费尔巴哈只好带着家人迁居到高纽伦堡不远的雷亨堡去。这时他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献，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于1870年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

费尔巴哈于1872年9月13日逝世；安葬在纽伦堡。社会民主党议会代表安东·梅敏格尔以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名义，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以他的友人瓦扬、马克思、雅科毕、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名义，在哲学家的坟墓上敬献了花圈，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墓前演说。这位讲演者向前来参加费尔巴哈葬礼的数以千计的工人们说道：“这是你们，工人们，争先恐后地到自己的先进战士和患难同志的墓前表示敬意。这也是你们永远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名字保存在记忆里，并把这个名字传给自己的子孙们……”。

* * *

费尔巴哈的主要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在德国的土地上恢复、捍卫并进一步发展了十七——十八世纪先进的唯物主义传统。说到哲学改革的必要性时，费尔巴哈证明了行将替代旧哲学的新哲学本质上应当带有人本主义的性质。按照费尔巴哈的意见，人本主义哲学的特征首先就在于它同自然科学结成牢固的联盟。他证明说，这种联盟将比哲学和神学间存在过的那种不平等的婚姻更加长命、幸福和多子多孙。

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首先表现在唯物主义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彻底唯物主义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结果，就把自己的人本主义引导到了唯物主义。